

文藝復興小史

百 科 小 叢 書

第 一 百 零 七 種

陳衡哲女士著

文 藝 復 興 小 史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十四，十五，十六，三世紀的意大利的文藝復興，是西方近代文化的總淵源；但因他性質的複雜，範圍的廣大，占時的長久，延地的廣闊，及與後來種種史蹟關係的密切，所以敘述他也至爲不易，非有十餘萬字，是不能發揮盡致的。然則我的編纂這本長不過二萬餘字的小冊子又有什麼理由呢？

這本小冊子出世的理由，凡有兩個。其一是因爲我今春編纂那本西洋史中的文藝復興章時，曾處處感到不能盡意的苦痛。我曾極力的削足適履，去求減少他的篇幅，但結果仍得到了一個在一萬三千字以外的長章；而我對於文藝復興所欲說的話，卻仍是未能盡其什一。於是我便決意把那章的內容略加擴充，俾嫌他太簡略的讀者，得有一種較爲詳盡的小參考書；其二，是因我深信，我們若欲了解近代的西方文化，實不能不先了解他的這個總淵源。但我一時既不能

將那本十萬餘字的文藝復興史編出，便祇得先把這本小史單行出版，以期貢獻於一般與那本西洋史無緣的人士了。因此之故，這本小書便負有兩重的使命：其一，是去補充我的西洋史的不及；其二，乃是去求引起一般普通人士對於這件史蹟的興趣。

這本小冊子雖是一個很小的果子，但他的纖小，卻不是由於他的未曾成熟；或者因此他反而容易消化些，亦未可知。至於在消化之後，他能不能去興奮讀者的胃口，使他們要求再吃一個比他更大的果子，那就非我此時所能預知了。

中華民國十四年五月，陳衡哲。

文藝復興小史

目錄

總論	一
古學的復興	九
方言文學的產生	二二
藝術的興起	三〇
科學的興起	四二
智識工具的進步	四六
結論	四八

文藝復興小史

總論

文藝復興是歐洲文化的一個大轉樞，也是近代文化的一個總淵泉；歐洲中古與近代的分界，便是以他爲標記的。他所延及的地方，有英、法、日耳曼等的西歐各國。他所占的時期，則開始於第十二及十三世紀，那時孕育文藝的城邦及大學，已日漸興盛，而古學也已由他的埋藏地方，漸漸的回到了意大利去。同時，法國及意大利南部的小文藝復興，也是於此時產生的。第十四至十六的三世紀，是這個文藝復興的全盛時代；自此以後，他却不免日趨於衰落了。但這是就他的本身而言，若論他的影響及效果，却是至今尚存留於歐洲的社會間的。

現在我們若要明白這件重大的史蹟，却先應知道他的意義和原因，以及他所以產生於意

大利之故。

文藝復興 (Renaissance) 的意義有兩個，一是復生 (rebirth)，一是新生 (new-birth)，這兩個意義是都不錯的。因為從一方面看來，文藝復興是希臘羅馬的古文藝和人生觀的復活，是一種復生的運動；從他方面看來，文藝復興却是歐洲近古文化的先鋒，是一種文化的新誕生。大抵在文藝復興的初期，他的傾向是偏於復古的；後來到了盛極將衰的時期，却又見老樹根上，到處產生新芽兒了。這是偉大新文化產生時的一個普通現象。所以我說，「復生」和「新生」的兩個意義，是都不錯的。

促成文藝復興的最大原因，是歐洲人民對於中古文化的反動。他們在中古時，因飽受了死亡流離的慘痛，而政府與社會，又不能保護他們；於是他們便把基督教會，和他的出世觀念，視為他們的唯一寶筏了。後來社會秩序漸定，人民漸有餘暇去運用他們的思想 and 感情，他們對於教

會的出世觀念，不免就發生了一種反動。當風狂雨驟之時，牆壁屋宇，固然是很好的；但如今卻是風停雨止，又到了春光明媚，鳥語花香的時候了，人們還能甘心伏居在黑暗的屋子裏嗎？所以古希臘羅馬的入世觀念，此時又重新受到羣衆的歡迎，做了他們折窗毀壁的好工具了。這是中古與近世分界的一個重要關鍵；他是歐洲人民對於人生觀的一個大變遷，便是歷史家所說的「人的發見。」這就是說，人們靠了這個新的人生觀，便敢於盡量的去生活，敢於豐富的去生活了。他實是上古人生觀的復活，中古人生觀的致命傷，近世人生觀的一個萌芽。文藝復興所以能在歷史上占一個重要的地位。根本上也是由於這個。

促成文藝復興的第二個原因。是因爲到了第十四世紀時。中古開化日耳曼民族的事業差不多已經成功，所以中古的文化，也就不得不退老林泉了。當十四世紀開始時，日耳曼的民族已能作自由的思想，（威克里夫等）已能謀獨立的生活，（城市的興起等）已能建立強固的政

府，（英法等國）已能各有自己的方言；已能自行表現個性，（詩人代表如但丁，藝術代表如喬托）已能繼續希臘人的遺緒，而作科學的研究，（如培根「羅哲爾」）到了這個形勢，新文化的產生還能免嗎？

但在這兩個原因之下，還有一個更深的的原因，這便是個性的復活。中古的時候，人類的個性為教會所壓制，除了祈求死後幸福之外，是沒有別的希望。他們無論在智識方面，或是情感方面，都是沒有發展的機會的。這個情形，當然是擾亂式的中古社會的結果。但當秩序漸定。人民漸有餘暇來發展他們的個性時，他們便不由自主的，要把這個束縛掙脫，去重過他們的自由生活了。這個個性的復活，他便是歷史家所說的「人的發見」，他是文藝復興的酵，沒有他，便不能有文藝復興。他是近世一切史蹟的原動力，宗教革命和地理上的發見，也是他的產品。而中古與近世的根本分別，也就在這個地方。

注一 中古與近世的分別，也可以用比喻來說明，中古的代表，比如是一個戴着面幕，關在小室中的乾癯僧侶；近古的代表，卻是一個享受「現在」和「此地」之美的強健少年。前者的人生觀，是出世的；後者的人生觀，是入世的。前者是中古文化的結晶，後者是希臘精神的復活，也就是近世文化的種子。

這個文藝復興的產生地，是北部的意大利。這是什麼緣故呢？原來意大利本是上古文化的老家，羅馬帝國雖曾亡於日耳曼蠻族之手，而人民對於他們祖先的遺業，卻終是不能忘懷的。一顆大樹雖經風雨的摧殘，使他的種子飄搖零落；但春光一到，最先產生小樹兒的地方，恐怕終還是在那顆大樹的附近罷？這是文藝復興所以產生於意大利的一個原因。

注二 法國南部在十二世紀時，也有文藝復興的可能。但後來因為宗教的關係，遭到了法王的大摧殘，那個纔出土的嫩芽兒，便完全萎枯了。不但如此，在法國南部所產生的新文藝，

大都是一種感情爆發的產品，美麗有餘，而毅力不足；所以亦不如帶有考古性質的意大利的文藝復興，爲能有領袖和創造的資格。此層當於下面另述之。

第二個原因，是意大利政治上的背景。原來自從神聖羅馬皇帝在十三世紀時，拋棄了意大利之後，意大利纔得脫離了日耳曼的政治漩渦。但意大利在中世紀所受的政治上的創傷，也是短時期所能恢復的。不但如此，在教皇權力之下，政治上的意大利，是不易得到統一的領袖的。所以城邦政治，便成爲當然的結果了。

意大利北部諸城邦的勢力，並不一樣，其中強凌弱，衆暴寡的事，也是常見不一見的。而他們的政體，也是應有盡有，無式不備。他們有的是實行專制政治的，米蘭（Milan）卽是代表；有的是外具共和之名，內具貴族專制之實的，威尼斯（Venice）便是一例；有的是實行共和的，佛羅稜薩（Florence）便是最好的代表。在佛羅稜薩城邦中，共和的利弊，尤能儘量的發洩出來。結果是

使佛羅稜薩成爲第二個雅典，一方面使他飽受秦暮楚政策的痛苦；一方面又使他成爲意大利文化的中心點，和雅典的成爲上古希臘文化的中心點一樣。在十五世紀中葉時，佛羅稜薩的政權，都歸入了美地奇家 (Medici) 去，這一家中，接連產生了兩位賢明而能幹的君主，一是加司莫 (Cosimo)，一是加司莫的孫子羅稜索 (Lorenzo)。這祖孫兩人，都能禮賢下士，獎勵美術文學，而尤以後者爲能類於古雅典之白律苛司。佛羅稜薩的能成爲文藝復興的中心點，實在不能不歸功於這兩位君主。

此種城邦的君主，頗似希臘古時的霸王 (tyrants)，歷史家名之曰：despots，亦是霸王的意思。這些霸王大抵都能獎勵文學美術，爲文藝復興的灌溉者。他們的最好代表，便是那兩位美地奇家的祖孫；而十三世紀的神聖羅馬皇帝腓特烈第二 (Frederick II) 亦是此類霸王之一。他自己是一個詩人和哲學家，又能說希臘，法蘭西，意大利，及阿拉伯的方言。他曾羅致各種詩

人，藝士，和學者，——不分宗教，不分種族，——到他的細細利朝廷內去，使意大利的南部，很早的就產生了一個具體而微的文藝復興，為後來的文藝復興下一個好種子。

城邦政治，固然是政治上的一件不幸之事；但從又一方面看來，因為競爭的劇烈，和思想的自由，他卻很能促進人民天才的發展，和新文藝的產生。上古希臘城邦政治時代的文藝，便是一個例證。所以我說：中古末年意大利的政治情形，也是文藝復興的一個大原因。

第三個原因，是地理上的和人種上的關係。當西歐擾攘的時候，意大利北部各城邦與東方的交通和商務，卻始終不會間斷，其中尤以威尼斯和熱那亞（Genoa）為能執商場的牛耳。這個情形的結果，一方面是使意大利的城邦，感受到異種人的激刺，和上古文化的遺跡，——此時上古文化的代表，是回教文化和東羅馬帝國的文化（The Byzantine Civilization）；——一方面又使他們的眼睛，常常睜開，不至於太上了教會的當。在這個情形之上，又加上了意大利人民

愛悅文藝的天性，所以在中古末年時，意大利人比了其餘歐洲的人民心地，便要明白一點眼光，便要寬大一點，見聞便要強博一點。這個情形，是於文藝的復興，極爲相宜的。

文藝復興所以產生於意大利的原因，固然不止這幾個，但這幾個卻可以算是最重要的了，文藝復興的一件事，與別種史蹟頗有不同的地方，因爲他是一種心情的變遷，不似其他史蹟的能以行爲着跡，所以敘述他也至爲不易。又況他所包的範圍又極大，所占的時間和地點又極廣，所發生的影響也是至今不會消滅。我現在祇得選擇其中的幾件大事，來簡述一下作爲這一個大潮流的代表罷。這幾件大事是：(一)古學的復興，(二)方言文學的產生，(三)藝術的復活與興盛，(四)科學的興起，(五)傳佈文化工具的進步。

一 古學的復興

古學是指希臘和拉丁文化盛時的學術思想及文章而言。他的復興，是文藝復興的最初表

示。歐洲上古的思想學術，當然以希臘爲最古；羅馬承他之後，產生了一種希臘化的羅馬學術。到了中古時候，蠻族騷擾歐洲，上古的文化，不絕如縷者，約有五六百年。這個時期，便是歐洲真正的黑暗時代。但古文學雖受了許多摧殘，卻不會因此絕跡，下面所舉的三處，便是他藏匿的地方：其一是各地的寺院，其二是君士但丁城，其三是回教徒所建的國家。寺院內的長老和僧侶，本是上古文化的保護人，但後來他們也就漸漸的愚闇起來，祇知戴了中古人生觀的眼鏡，去曲解古人的思想學術了。君士但丁是東羅馬帝國的首都，古希臘文化所被之區，因此，他也頗能爲上古文化保存一點精華。回教自從征服東方文明古土之後，曾從聶斯托利(Nestorians)派教士處，學着了希臘的哲學，科學，及醫算諸學；又加上了阿拉伯固有的文化，結果是造成一個燦爛的回教文化。這個文化的最好代表，是在西班牙的回教都城哥爾多華(Cordova)。

以上所說的，便是古學在中古時潛地伏流的大概狀態。到了第十三四世紀時，靠了十字軍

的激刺，及交通的增進，靠了各大學所供給的機會，靠了歐洲人民求智慾望的復活，及對於人生觀的變遷，這個久伏於地下的古學，也就鑽巖撥土的要求重見天日了。

最初見天日的古學，是亞理斯多德的學說。第十二、三世紀時，各國大學中最重要書籍，祇有二種：一是聖經，一便是亞氏的著作——物理學，名學，倫理學等等——由此可知亞氏學說在智識界的勢力了。但這些著作，大半是由阿拉伯文譯成拉丁文的，不但錯誤百出，並且還加上了許多回教和基督教所給他的曲解附會。亞氏學說的真義，遂如披雲蒙霧一般，不易看見了。亞氏如此，其他古人可知。所以古文學家的第一件事，便是去求直接閱讀古人的著作。

這些古文學家，歷史家叫他們做人文學者 (Humanists)，因為他們所提倡的，是人文主義 (Humanism)。原來上古文化與中古文化根本不同的地方，是在一則以人為中心點；一則以神為中心點。古文學家既是上古文化復興的使者，他們學說的中心點。當然是「人」而非「神」了，所